



庄浪梯田



敦煌雅丹



庆阳董志塬 李泳宏

陇上地质奇观 大地壮美画卷

编者按

陇原大地是大自然以亿万年时光为笔、以地质变迁为墨绘就的壮丽长卷，亦是中国西部版图上璀璨的“地貌明珠”。在这里，黄土高原的雄浑与丹霞彩丘的绚烂交相辉映，戈壁沙漠的浩瀚与冰川雪峰的晶莹遥相呼应，峰林溶洞藏着地质演化的奥秘，峡谷沟壑镌刻着岁月流淌的痕迹……多样地貌如星辰般点缀其间，让甘肃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天然地貌博物馆”，更成为解读中国西部地质变迁、感受自然造物神奇的重要窗口。

走进甘肃这片土地，既能欣赏到壮美的景色，又能感受到地球演化的历程，还能在领略自然美景时，体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刻意义。

戈壁沙漠 岁月流淌的沧桑印记

敦煌雅丹：在河西走廊的戈壁瀚海中，没有葱郁草木，却矗立着无数“大地雕塑”。步入景区，垄岗状的雅丹群如凝固的巨浪，绵延数十里，灰褐色的岩层在阳光下泛着金属般的冷光；墙状雅丹则像被精心裁切的石墙，笔直的棱线垂直于风向，墙面布满深浅不一的沟壑，那是风沙长期啃噬的痕迹；最高耸的塔形雅丹拔地而起，底部粗壮、顶部纤细，远看如一座座孤独的石塔，守护着戈壁的寂静。除了这些大型地貌，地面上更散落着风蚀沟槽与风蚀柱；沟槽如大地的皱纹，最深可达数米，蜿蜒着指向风沙来处；风蚀柱则像破土而出的石笋，有的仅一人高，有的却直插半空，表面被打磨得光滑却布满孔洞，仿佛是风留下的指纹。每当狂风掠过，气流穿过雅丹群的缝隙，会发出呜咽般的声响，“魔鬼城”的名号便由此而来，让这片地貌奇观更添几分神秘。

瓜州布隆吉雅丹：与敦煌雅丹的“雄奇”不同，这里的地貌更显“灵动”。布隆吉雅丹群依偎在疏勒河古道旁，干涸的河道为地貌演化提供了独特的基底，土层中夹杂着砾石与卵石，让风的雕琢有了更多层次。这里的雅丹以“流线型”见长，垄岗不再是棱角分明的块状，而是如被水流冲刷过的沙丘，曲线柔和却不失力量；部分雅丹底部还残留着河道冲刷的痕迹，岩层中可见清晰的层理，仿佛是大地记录古河流变迁的日记。站在高处眺望，布隆吉雅丹群如同一群匍匐的巨兽，在戈壁上延伸至天际，而远处的祁

连山雪峰与近处的雅丹形成鲜明对比，冷与热、绿与黄的碰撞，让这片地貌更具视觉张力。

甘州区神沙窝沙漠：若说雅丹是风的“雕塑作品”，那甘州区神沙窝沙漠便是沙的“流动画卷”。这里没有坚硬的岩层，只有连绵起伏的沙丘，从脚下一直铺向天边。沙丘的形态随风而变，有的如新月般弯曲，两翼指向风沙前进的方向，被称为“新月形沙丘”；有的则连成一片，形成广阔的“沙丘链”，宛如大地隆起的脊梁。阳光照射下，沙丘的阴影不断移动，金黄的沙粒泛着细碎的光芒，脚踩上去会发出轻微的“沙沙”声，那是沙子相互摩擦的声音。更奇妙的是，神沙窝的沙子质地细腻，抓起一把从指缝滑落，能清晰地看到沙粒在阳光下的轨迹；偶尔有风拂过，沙丘表面会形成细密的波纹，如同水面泛起的涟漪，只不过这“涟漪”是由沙粒构成，静止时如凝固的波浪，流动时则卷起漫天沙雾，展现出沙漠独有的苍茫与动感。

赤壁丹霞 陇原大地上的赤色奇观

张掖冰沟丹霞：冰沟丹霞是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与精心打造的地质博物馆。这里的景观堪称“双重奇迹”。步入园区，赤色的丹霞岩壁如刀削斧凿，有的如昂首的巨狮，轮廓分明；有的似层叠的楼阁，错落有致，岩层表面的纹理清晰可见，那是亿万年风雨侵蚀留下的印记。而与之相伴的彩色丘陵，则是另一番惊艳景象：红棕色如烈火燃烧，淡黄色似阳光铺洒，蓝灰色若云雾缭绕，三大色系交织出渐变的色块，细究之下更有38种亚类色彩藏于其中。

其间。站在观景台上远眺，赤色丹霞与彩色丘陵在阳光下交相辉映，仿佛大地披上了一件色彩斑斓的华服，每一处褶皱、每一块色块，都在诉说着地质演化的漫长历程。

兰州天斧沙宫：藏于都市近郊的兰州天斧沙宫，这片丹霞地貌打破了人们对“奇观必在偏远之地”的认知，在城市边缘筑起一座“天然宫殿群”。这里的岩层以红褐色为主，经千万年风化与流水侵蚀，演化出令人叹为观止的造型：有的岩壁如宏伟的宫殿门楼，飞檐翘角的轮廓隐约可见；有的则像坚固的城堡墙体，高大厚重，气势磅礴；更有石柱如守卫的武士，笔直矗立在“宫殿”两侧。漫步其间，仿佛置身于一座无人居住的上古城邦，阳光穿过岩层的缝隙洒下，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，愈发凸显出这片丹霞的雄浑与神秘。其在都市近郊的独特区位，让人们无需远行，便能触摸到丹霞地貌的神奇，兼具极高的观赏价值与地质研究价值。

炳灵丹霞：炳灵丹霞与黄河相依相伴，多了几分水的灵秀与雄浑。炳灵丹霞的岩层以朱红色为主，在黄河碧水的映衬下，更显鲜艳夺目。这里的丹霞地貌形态多样，有的如临江而立的绝壁，赤色岩壁垂直于水面，倒映在黄河中，形成“赤壁映碧水”的绝美画面；有的岩层经侵蚀形成幽深的峡谷，谷内岩石千姿百态；有的似猛兽潜伏，有的如器物陈列；还有的丹霞峰林拔地而起，峰尖直指蓝天，与远处的黄土坡形成鲜明对比。更特别的是，炳灵丹霞周边还分布着炳灵寺石窟，赤色丹霞与千年佛窟相得益彰，让自然奇观多了几分人文厚重。

黄土地貌 最具生命力的岁月刻痕

平凉庄浪梯田：庄浪梯田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庄浪县，原本是沟壑纵横、土地贫瘠的模样，当地百姓用数十年的时间，一锹一锹在黄土塬上开垦出层层梯田。站在山巅俯瞰，梯田如天梯般从山脚蜿蜒至山顶，田埂线条流畅优美，将原本破碎的黄土坡切割成规整的“台阶”。春季时，嫩绿的禾苗铺满梯田，像是给黄土坡披上了一层翡翠色的纱衣；到了秋季，金黄的庄稼成熟，层层叠叠的“金梯”在阳光下闪耀，风一吹便掀起金色的波浪。雨水丰沛时，田埂间的积水倒映着蓝天与白云，让这片黄土梯田多了几分灵秀，成为黄土地上最具生命力的地貌景观。

庆阳董志塬：来到庆阳董志塬，便会遇见黄土地貌中“平坦之最”的壮阔。作为黄土高原上保存完整的黄土塬，董志塬打破了人们对黄土高原“沟壑纵横”的固有印象——这里地势开阔平坦，一眼望不到边际，黄褐色的土地如巨大的地毯铺展在天地间，偶尔有几处低矮的土丘点缀其间，更显塬面的辽阔。塬面上，农田阡陌纵横，金黄的麦田、翠绿的玉米地与土黄色的土路交织，构成一幅质朴的农耕画卷。站在塬边向下望去，便能看到塬与沟壑的鲜明分界：塬面平坦如砥，沟壑深邃陡峭，黄土的垂直节理清晰可见，雨水冲刷形成的冲沟如大地的裂纹，将黄土塬与下方的沟谷分割开来，展现出黄土地貌“平原与沟壑并存”的独特格局。

永靖关山梯田：临夏永靖关山梯田演绎了黄土地貌与山水的和谐共生。与庄浪梯田的“纯粹黄土”不同，永靖关山梯田地处黄河上游，周边青山环绕、绿水相伴。这里的梯田依山而建，黄土的黄褐色与山间的青绿色相互映衬，田埂顺着山势起伏，像是给青山系上了层层“黄腰带”。春季，梯田里的油菜花盛开，金黄的花海与青绿的山体、碧蓝的黄河水构成三色交织的美景；夏季，梯田被翠绿的作物覆盖，雨水顺着田埂流淌，滋养着黄土中的庄稼，偶尔能看到农人在田埂上劳作，身影与梯田、山水融为一体。站在山腰远眺，黄河如丝带绕山而过，梯田层层叠叠向上延伸，黄土的厚重与山水的灵动在此碰撞，形成独一无二的黄土地貌景观。

彩色丘陵 大自然的天然调色盘

张掖南台子彩色丘陵：南台子彩色丘陵是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，每一寸土地都浸满了极致的色彩。这里的丘陵以层理交错的岩层为画布，将红、黄、橙、绿、青、蓝、紫等色彩揉碎了铺洒开来。站在观景台远眺，赤色如燃烧的火焰，顺着丘陵的沟壑蜿蜒；明黄似正午的阳光，在凸起的坡面上跳跃；浅绿像初春的嫩芽，点缀在红黄之间，还有淡紫、青灰等色彩层层叠叠，形成渐变的色带。风雨冲刷让岩层的纹理愈发清晰，有的色带如波浪般起伏，有的则如丝带般缠绕在丘陵之上，每当夕阳西下，阳光斜照在岩层上，色彩会变得更加浓烈饱满，仿佛整座丘陵都在发光，让人恍惚闯入了一幅立体的油画。

兰州树屏：走进兰州树屏镇，便能邂逅藏在都市近郊的彩色丘陵。这片丘陵不像南台子那般壮阔，却多了几分“近在咫尺”的惊喜。它依偎在黄土坡旁，红褐色的岩层与周边的土黄色形成鲜明对比，岩层中夹杂着浅黄、灰绿的条纹，如大自然随手勾勒的线条。沿着简易步道走近，能清晰看到岩层的层理结构，每一层都代表着不同年代的地质沉积，指触触碰岩壁，能感受到风蚀留下的粗糙质感。清晨或傍晚时分，兰州城区的轮廓在远处隐约可见，近处的彩色丘陵与都市景象同框，粗犷的自然色彩与现代城市的烟火气交融，让这片丘陵多了几分独特的气息。

玉门红柳峡：这里地处戈壁深处，彩色丘陵与红柳、戈壁、雅丹相伴，多了几分荒野的苍茫与寂寥。红柳峡的彩色丘陵以红褐色为主色调，岩层在风力与流水的长期作用下，形成了低矮平缓的丘体，丘坡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沟壑，像是大地的皱纹。沟壑间，偶尔有几丛红柳顽强生长，翠绿的枝叶与红褐色的岩层相映成趣，成为荒芜中的一抹生机。站在丘顶，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戈壁，彩色丘陵如一块巨大的彩石镶嵌在荒原之上，阳光直射下，色彩略显沉静；若遇阴云，云层的阴影在丘体上移动，让色彩明暗交替，更显神秘。这里没有喧嚣的人群，只有风与色彩的对话，尽显西北大地的苍凉之美。

峰林溶洞 秘境中的自然奇构

迭部扎尕那：扎尕那是镶嵌在甘南迭部的“石城秘境”。这里的峰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喀斯特，而是由花岗岩与沉积岩构成的陡峭山体，一座座石峰如刀劈斧削般拔地而起，有的像直插云霄的利剑，峰顶尖锐得似要划破天际；有的如巍峨矗立的城堡，岩壁垂直陡峭，隐约可见风雨侵蚀的沟壑。清晨时分，云雾缠绕在石峰腰间，将山体一半藏进云海，一半露在阳光下，灰褐色的岩石泛着冷光，与山脚下藏族村寨形成鲜明对比：青稞田围绕着村寨铺开，木楼的炊烟袅袅升起，森林沿着峰林的山麓蔓延，人与自然在此达成了最和谐的共生，每一眼都是诗意图面。

武都万象洞：这座溶洞深藏在白龙江畔的山体中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层，每层都是一个独立的奇幻世界。步入中层“龙宫”，最先闯入视线的是高达数米的“定海神针”石柱，柱身布满细密的纹理，顶端还挂着晶莹的石钟乳，仿佛轻轻一碰便滴落水珠；转到“天宫”景区，“女娲补天”的景观令人惊叹，一块巨大的钟乳石如倾斜的天幕，下方错落的石笋似举着彩石的手臂，形态栩栩如生；下层“月宫”则更显幽静，乳白色的钟乳石如月光凝结的霜花，在灯光映照下泛着柔和的光泽，偶尔有水滴落在石笋上，“叮咚”声在溶洞中回荡，宛如天籁。在这里，每一块钟乳石、每一根石笋，都是时光用碳酸钙书写的自然诗篇。

徽县三滩：这里地处秦岭南麓，没有扎尕那的高原石峰那般雄浑，却多了几分南方山水的灵秀。三滩的峰林以喀斯特地貌为主，一座座石峰不算高大，却形态玲珑，有的像低头饮水的小鹿，有的似展翅欲飞的雄鹰，峰林间缠绕着翠绿的藤蔓，山泉顺着岩壁流淌，在山涧汇成清澈的溪流。更妙的是，峰林之下还藏着不少小型溶洞，虽不及万象洞壮阔，却别有情趣：有的溶洞洞口仅容一人侧身进入，洞内钟乳石小巧精致，如珍珠、似珊瑚；有的溶洞深处能听到暗河的水流声，微弱的光线中，石笋的影子在岩壁上晃动，添了几分神秘。每逢春日，峰林旁的杜鹃花开得热烈，红色、粉色的花朵点缀在青灰色的岩石间，与溶洞的幽暗形成对比，尽显三滩的灵动之美。

(本版编辑综合整理)



迭部扎尕那 田蹊 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)